

# 批評

郵政掛號特准認為新聞紙類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號出版)

## 發行處

逢次三版出版  
北京北所發行  
代售處各大書局  
每月出版三次  
總發行所  
中國大學出版部  
各埠各大書局

## 定價

每號售洋三分  
預半年十五號四角  
預全年三十號八角  
郵費外加

## ☆ 第四號 ☆

### 目 要 號 本

- 重利問題與合作銀行……………童蒙正
- 讀汪懋祖君所著「美國教育概覽」後的感想……………吳家鎮
- 評「裁兵運動者」的運動……………丘 咸
- 女子參政應宜注意進行的步驟……………果希
- 女權運動與女子自身的先決問題……………  
……………韓吾女士
- 再談「一個問題」……………錦 堂

(行印社刊旬評批學大國中京北)

## 一個印象

繡紅女士

記得有一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小弟弟叫我說：「姐姐！到樓上去玩，我就抱着他上樓——在花園內，本是我祖父藏書的地方。——倚在欄杆邊望外看，那時正是夕陽將下，太陽的光，射在樓前的一棵老柳樹上，縷縷柳絲，發出黃金般的色彩，鮮艷極了。對面池水上，吹過來的微風，溫和地撲面，頭髮似乎是被他吹亂了。小弟弟喊：「姐姐！你看！前面的頭髮披下了！」我一邊拿手去攏，一邊却又去看天上的雲，心緒發出甜甜的音調，「藝術之魂」來叩門了，小弟弟和我都默然不語。

「刷」的一聲，一個老鴿，從天空裡，盤旋而急遽的飛去，黑的影子，遮在池上一大片。小弟弟驚喜着跳起來，要去捉他，表現出來無意識的，弱小的，天真的，熱誠的情態，叫人又害怕，又疼愛。我赶忙抱着他說：「傻啦！他是會飛的，那裡能捉的住？」他哇的一聲哭了，我趕緊哄着他說：「走！走！到樓後邊去，看牆外邊的人去！」就抱着他繞到樓後。

「唉！姐姐！你看！那不是二房的二哥哥嗎？」小弟弟說，我望下一看——那裡是，原來是小弟弟認錯了，但是那人是誰呢？我往常見人，總不願意去根究他，今日却極力想推開不去念他，竟不能夠。

他站住了，秋水寒潭般的眼光，無意的望上一看，却巧我也下看，兩相接觸，烘的一下，我的兩頰，不覺像火紅似的，極力回轉頭去躲避他，可是小弟弟又說：「姐姐！你看，他怎麼不走，緊望樓上看呢？」樓上的語聲，他似乎聽見，微笑的問我，好像有多少話要向我說似的。

這時將下的太陽，已經下去，只留着映在天空的晚霞，幻出好看的色彩，射在平平的大地上。天空的鳥，垂翅歸巢，街上行人，漸漸稀少，他似乎覺出人家注意他，就低着頭走開，走了幾步，又回頭一看，又恰與我看他的視綫相值，他又笑了，溫和的面容，含着萬千語言要想說，只在這一笑中間，表現他深深的情懷，小弟弟也嚙着要回去，只得癡癡的下樓。

從此心裡平添一件事，時時縈繞在腦筋中，「他是誰」的問題，也不去解答，但是在社會恆河沙數的人中，假若有一個享受過「注目笑」的，我必定不費事而很容易地，指出他來。

一個印象啊！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印象啊！記着！這是初次經過的呢！  
十三，十二，十一，改作于中大。

### △△小詩

飛鳥

永遠不會墜落的啊！

半途而停止不進的，

是你所譏笑的啊！

世界上的一切的建設，

都是無用，都是罪惡，

拿熾滅來當洗滌，

這是你的功用啊！

世界上的污穢，

幾時乾淨呢？

水啊？祝你不負你的使命！

一九二二，秋日，繡紅作

## 重利問題與合作銀行

董蒙正

自京報主筆羅綱先生發表「利息問題」一文以後，很惹起世人的注意。關於這篇文章，連篇累牘，我們也拜讀不少了。並且國會方面，也有主張以法律來限制。馬寅初博士以為這問題，很是重要，所以在南開，中國，民大，各大學，講演中國重利問題一題，（月刊北京銀行月刊第二卷第一一號）以資研究。但是有許多人，就誤會以為馬先生現在側身銀行界，替銀行界說話，不來研究限制的方法，其實馬先生講演中國重利問題，是以現在中國的事實，來說明中國重利的原因，並不是說中國應當重利，亦不是說現在絕對不宜限制，實在是中國重利原因既如此，要一時來解決去限制也，是很難的，不能以空空的幾條條文，就能限制得了。而一般人就以此，說馬先生無結論，我們現在以平心靜氣，來作第三者公平的批評。

實在說：若是這麼大的問題，驟然要人來作個結論，是不可能的。任何世界上的大經濟學家，請也來解決，我也也是很難的。所以這一層，就說馬先生側身銀行界，得不來研究限制，我們覺得是不公道的話，並且近來報紙上，談來談去

，盡談些學理，反而把事實却拋遠了，這是使我們看的人，覺得很失望的。

我以爲這問題，很是重大，並且重利的原因，又如此的複雜；所以我們也不能籠統高談所能解決的。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情形，各地方的經濟，有各地方經濟的情形，各北京重利的原因，是大都由於公債，東三省可就不然；哈爾濱一帶，又是因爲不動產的關係。至如其本缺乏，信用幼稚，現金需要緊急，統是重利直接的重大原因，所以要解決這問題，非先得知道各處經濟情形不可。若是以此地爲如是，而斷定他處亦然，這就等於「文空論」了。即使用法律強迫來限制，效力還是等於零的。那末，馬先生所謂欲解決此問題，必先解決其原因，也是很適當的說法。況且解決此問題，也非一處所能進行。如北京重利原因，是大都由於公債，我們解決他，固是可以先解決公債問題。但是如漢口上海各處不解決，那末，北京利息底，而上海漢口利息仍是高的。於北京以資本，未有不跑到上海漢口利息高的地方去。北京資本少，利息還是要高起來的。所以要解

決這問題，須先要明白各處的重利原因，從這原因之點，然後研究個限制的方法。

不過我國重利的原因，雖是如此，可是社會上的重利，亦有不同此種情形而發生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是一種暴利，並不是與種種原因而起的重利相同！人家往往把重利暴利混爲一談，所以研究之點，就從此各別了。如北京的放印子錢，是一種暴利，不合於正當利息的法則。這種暴利，我們是要急切研究取締的，而亦有取締的可能！因爲這種暴利發生，並沒有什麼重大的原因，如同重利那種情形！實是因爲貸主之地位強，而借主之地位弱，以強壓弱，所以就以不正的利息相強。這是關係於社會很大的；亦是國家文明程度低，金融不完備的一種表現。因此，我們得到兩個解決的問題：

一高利 是有種種原因而發生的，我們要解決他，須先要從他的原因着手。若是表面上去限制，往往效力等於零。

二暴利 是社會組織不完備而發生的一種情形。我們有急宜取締的必要，而且有限制的可能。

所以我們要解決利息問題，第一步須先解決暴利；並且要

明白高利和暴利不同之點。若是混混沌沌，不加分析，很難得有結果的研究的！

上面說過；第一中國重利，是有種種複雜的原因，並且有各地方經濟情形的不同，所以我們來討論他，須先要有分析的研究。就是以各地方的情形，及各地方的重利原因爲着手點，不是渺茫空談所能解決的。第二明白暴利與高利的不同；而且有急切取締暴利的必要。不過這種都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並且事實上取締，亦很難，所以我以爲要真正解決重利問題，還須得一個根本的辦法，根本的辦法是什麼？就是

合作銀行。

我承認合作銀行，是最適合於中國，很能解決中國經濟上一切糾紛的。他的詳細組織我亦不能在此細細來述；不過具體大概罷了。合作銀行，是本互助的精神，收集一般平民的小資金，用一種平等的原則，組織銀行，以互相金融上的流通，而謀小農工商業之發展的，所以他的惟一特色，就是以會員來組織，會員值需資之時，可不必實物的抵押，即得相當的融通，因爲這是實行信用放款，或是證保放款的辦法，至於會員人格與技能如何？會員間彼此必能深悉無餘；而做會員的人，既然

明白一種互助精神來組織，亦必能檢束心身，不會做出逾軌之舉的。社會上小農工商業者，既有這種機會，自沒有缺乏資金融通的痛苦了！那末，即使有一班土豪，要出其餘資，乘人之危，以種種名義，貸與資金；而重其利率，亦不可得了！所以列俄賽意氏曾讚合作銀行說道：合作銀行能使無家可歸之苦人，復為耕作之農夫；失職之傭工，復為勤儉之商賈；饑饉餓殍，復為自由之人民，質言之：合作銀行之效能，足令小商業，小工業，小農業，皆躍躍有生產，以為相當之發展，由此可見合作銀行在平民金融上的地位了。

合作銀行的種類，大概可分為鄉村銀行和都會銀行兩類，鄉村銀行，是以謀小農民融通的便利為目的。都會銀行，是以謀小工商民融通便利為目的。詳細組織，在此恕不細述了。

總之：我國金融機關，形式上看去，雖是粲然完備；可是

實際上，能得享融通之便利的，還限於少數的有產階級；而於國家社會中心的平民，却毫無享受這種融通的便利。所以如此下去，結局造成貧富階級的大懸絕，資本愈集中，貧民愈痛苦，那就發生種種暴利的情形了，所以我們要重利問題的根本解決，創辦合作銀行，是必要的！

現在把我與上這篇話，作個略略的結束：

1 高利 不是一時所能解決的，須從他的原因上着手，理由就是馬先生所講的）

2 暴利 可能取締的，有急切研究去取締的必要！

但是以上兩種不過消極的辦法，根本解決就是我主張，3 合作銀行的設立。

末後：我要鄭重聲明的；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細細來述，以上不過表明我的大意罷了，希望閱者諸君指教！原諒！

## 讀汪懋祖君所著『美國教育徹覽』後的感想

吳家鎮

近數年來，關於美國教育的著述，已有數種。

一，何炳松著……『美國教育制度』民國九年出版

二，歐美考察團著……『歐美考察教育團報告』……民國九年出版

讀汪懋祖君所著『美國教育徹覽』後的感想

三，汪懋祖著……『美國教育概覽』……民國十一年出版。這樣看來國人對於英法德日意俄等國的教育著述，均沒有出了數種，爲甚麼關於美國的教育，著作倒這樣多呢？因爲我國人有一個通病；就是『好奇喜新』『見異思遷』。

說到這裡，我要先講一段閑話，再譚到汪君的書上面來，因爲這一段閑話不講，我心裡頭總覺得不痛快，況且與汪君的書，也有一點蛛絲馬跡的關係更不能不說，在讀者一方面雖覺爲『節外生枝』而在我一方面，正是不能不先說到的。

總麼樣說呢？——五年以前，我們中國的教育，簡直是由日本留學生包辦了，僅說日本留學生恐怕還不明白，倒不如說是日本速成師範生，尙覺得直捷了當。他們這些速成師範生，比做八股的，讀古文觀止的，吟唐詩三百首的人，來辦學校，固然好得多。然學速成師範，已經無價值，在日本學速成師範，尤其無價值，以現在教育的眼光，來看十年以前的速成師範生，我實在不恭維。

然他們速成師範生，功績亦不是小，因爲在滿清時代，連學校都沒有，還能說得上『速成』嗎？『師範』嗎？有了他們電氣式的師範生，來辦當時的學校，所以說到小學，也是有的，

說到中學，也是有的，說到實業學校，也是有的。無論他們的學校，是『教育的』，或『非教育的』，既經有了學校，總好容易說話此種『具體而微』的學校，現在遍設在我們中國總算是他們一點兒成績。

他們在社會上，既然辦這一種事業，當時的人，就弄得個個都是『日本中毒』，看得日本，是個『神仙境界』『文明先進』，看得日本留學生，是個『文化先覺』『智識領袖』『整百整千的均向慕爾三島跑去，也不管他有小學根底沒有，也不管他有中學根底沒有，以爲『過海就是神仙』，『一學便也會了』。到了三個月六個月回國之後，竟大吹而特吹，大播而特播，教育固不必說，即甚麼法律政治，實業，無不插足其中，在他們自己，既認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在社會一方面，真以爲『神仙』到了；『先覺』來了，這不是極其奇怪的事嗎？

說到『速成』這一層，尤其笑話，世間上無論什麼學問，要說到一個『精』字一個『善』字，恐怕是『自襍裸以迄皓首』，尙有些做不到，何能說以一年半載的工夫，就說有了學問，造了本領，走遍世界，也沒有這種事情。雖則日本人，以這種迷藥，使中國人『入了迷境』，而我們中國人，竟喝了這一碗米湯，也

就駭其妻子，傲其國人，真是笑話中的笑話了。

『物極必反』事變則通，日本式的教育，雖然在中國，橫行了好幾年，到了近來，國人覺得日本的文化，自從西洋摸來的，我們又向日本，去摸像西洋的文明，在道理上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而在資格上說，日本已經變成了西洋的兒子，我們豈不是變成了西洋孫裔嗎？

孔子有一句話，『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中國人既然嫌厭『日本化』的教育，那就想出甚麼新法沒有？——就是拿美國來做日本的『替死鬼』，何以故呢？諸君試思昔日日本參觀教育的人，今日非到美國去不可，昔日到日本留學的人，今日非到美國去不可，現在不是整百整千的往舊金山那一方面去嗎？這僅就去的一方面說，那知道現在在國內辦教育的人，與夫研究教育的人，無不是口口聲聲，說美國的小學是怎麼樣，美國的中學是怎麼樣，美國的專門大學是怎麼樣；杜威的教育哲學是怎麼樣，卡柏烈斯的教育行政是怎麼樣，桑笛克的教育心理是怎麼樣，孟羅的教育史是怎麼樣，無論那種東西，若不加上一『美國』二字，便覺得不幽雅，不堂皇，不時髦，由『日本中毒』過來，又得了『美國中毒』，中國人真是『如醉人

讀汪懋祖君所著『美國教育概覽』後的感想

一般，扶得東來又西倒』了，古人說了一句話『國於天地必有所立』，若全是講時髦，看風頭，那末，我們中國的文化，就永遠沒有進步了。

我還知道現在有一班一人，博得甚麼『教育界名流』的稱號，風頭也出得十足，他們何以『幾生修到』？也不過到美國去走了一遭，學會幾句 Goodmorning Goodbye thank You 的洋語真正問他有甚麼著述沒有，問他有甚麼見解沒有，恐怕一肚子的腹笥，全被大西洋的水洗得潔潔淨淨了。

說到『教育』一方面，我以為德國，實在是美國的先輩，別的如且不論，即把『教育學者』或『教育家』來說，翻閱一部教育史，德國的人，占去十分之七八其餘如教育制度，學校系統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授方法等總算得是應有儘有，極精極詳，所以我在批評第二號內，曾說過『研究教育，而不知德文德語，即缺少研究之資格，反之新大陸上的美國，這近十數年來，雖則關於教育各方面的研究，均『大有人在』，然對於『育本店』的德國，尚覺得仍有未及。

那麼，我們學教育的人，與夫辦教育的人，如欲從根解決，總是先學德國的好，次之則為美國，再次之則為

意日等國，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擒賊先擒王」是了。然我尚有一句話，就是一方面多採取人家的長處，來補我們的短處，一方面還要知道人家的短處，保留我們的長處，孫子有一句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要受那些「日本中毒」「美國中毒」學問才有獨立的精神，國家方有獨立的資格呀，

閑事少說，話歸正傳，上列三部美國教育著述之中。第一部美國教育制度書雖用四號鉛字來印刷，仍不敵七十六頁，可算得是一部簡單的紀載，用不着我來批評。第二部書，（歐美考察教育團報告），均是那些考察團的人，將耳聞目見的事實寫下來的，（這樣的考察，有近於走馬看花），煞費一番苦心，可說得是「有相當之價值了」。至於汪君所著的「美國教育概覽」，全書共分九章，共計二百三十二頁，在此「美國中毒」時代，可算得是「極大傑作了」。

在我批評汪君此著以前，我對於汪君之為人，非常佩服，爲甚麼呢？因爲汪君學的是教育，教育事業，是極清苦的，不比學那些財政經濟的人好活動，易進取，所以學教育的人，大抵是能把「富貴功名」，拋在九霄雲外，來受這極辛苦，來下這個地獄，故我對於教育學者的汪君，第一件佩服的事。汪君

爲人恭謙和平，不愧「恂恂儒者」，又決不受那些「美國中影響」，如所著「美國教育概覽」之中間用日本名詞，足見他西文書籍以外，尚知道參閱東文書籍，而不欲以「一隅自限」是真學者的態度。這是我第二件佩服的事，

不過據我的意見，對於汪君這部書，有三點，可以商量的地方，

- 第一點，名稱，
- 第二點，文體，
- 第三點，內容，

第一點，就是「美國教育概覽」的概字，在汪君的意思，叫他做概覽，大約是有「徹頭徹尾」，「通徹到底」的意思，然我覺得「概覽」二字，有些生硬的地方，到不如改用「通覽」二字，較爲通行。且調查這本書的內容，於美國普通教育，或者盡善盡美，然如專門教育，大學教育，女子教育，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等，多未嘗說起。叫他一個「徹頭徹尾」的紀載，恐怕連著者自己，也不會承認。然而原序文中曾說過，「某君讀吾書，謂如乘飛機，俯視下界，森羅萬象，真然在目，得以志之所嚮，進而探求焉」，某君是誰人。我雖則不得而知，然我決不敢



附和其說，我祇好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罷了。

第二點就是文體，我覺得凡著述的人在下筆之前，或是用文語，或是用白語，應該先行決定，不要語文夾雜。在向來不能做文章的人，用了「語文一致」，我也不非難他，不過對於汪君，就不同了。因為他是一個研究學問的人，又是一個研究教育的人，所以用春秋責備賢者的意思，來說一說。我看見汪君著述之中，多用的是文語，然而在譯述條文或其他英文的時候，有的用語體文，有的用言文一致，因此覺得精神不甚貫注，即就體裁上說，好像不雅觀。

以上兩點，實在是「無關宏旨」，在我說出這些說來，當然不能免「吹毛求疵」的譏諷，不過抱定「有意見只管說」主義，用供汪君參考得了。

第三點就是內容，在汪君這部書，既稱他叫做「徹」字，那末

## 評「裁兵運動者」的運動

裁兵運動者的徒勞，已在這個短期間明明白白地表示出來了，這裡並不是裁兵運動者的無能，不過他們錯走了，裁兵運動的路罷了。他們的路是什麼？是

評「裁兵運動者」的運動

，美國所有的教育，譬如說；專門教育，大學教育，女子教育，特殊教育，社會教育，義務教育，補習教育等等，均應該包括在內。然查汪君的書，對於「師範教育」分做兩章，我就知道他的精神，全注在這一點上，精神專注，固是很好辦法，那末，對於徹字的資格，有些够不上，倒不如用一個「概覽」或「便覽」稱號，較覺「名符其實」，所以我對於某君的諛詞，有不敢贊成的地方，就是在這一點。

我生平最佩服的，就是真正有學問的人，汪君這人，亦在我佩服的裡頭，不過現在有些教育界的名流，簡直是「懸羊頭，賣狗肉」，利用教育界的地位，發揮他的政治手腕，那是我們所絕對要反對的。要說他是名流不名流，有價值無價值，就應該以他的著述，及他的事業來估計，絕不要聽他一張嘴，說得天花亂墜，就把我們弄瘋了。

丘 咸

一，是請願的。請願因是人民的權利，但是要向軍閥們請願，却絕對表示不出這個權利一定有結果。因為：

1. 有大權者，非到萬不得已，決不肯放棄他們現在安樂樂

樂存在手上的權力，這是人類佔據衝動心理上固有的趨勢，何況是沒有受過科學洗禮的軍閥？因此以請願方法去哀求他們將現成的權力拋棄，軍隊裁汰，是決不可能！好名的軍閥將將，變成督理，發督請自某始的電報給中央開心，已是不容易得了，但是這樣有什麼用處？

2. 金錢是滿足人類慾望的『唯一物』，人們常有因為這種慾望的滿足，離了自己意志去取求的；擁着軍隊的軍閥們，可以得到許多不勞而獲的金錢；可以滿足他實得無厭的慾望，為什麼能移願慮到因傍人哀求而拋棄其目的物？所以請願方法不行；所以僅有閩政府和軍閥——軍閥是政府的太上政府——要求裁兵是錯走了路！

二，是一時的。中國軍閥在中國歷史上有非常多的成績使社會普遍的人們恐懼而不加以抵抗。要在一兩次示威運動之中去謀根本的淘汰，簡直是不可能——使人們加入淘汰此種軍隊有益的羣衆運動——而中國的裁兵運動者，好像是興頭到了，就大大地運動一番什麼『雙十節裁兵運動』，興頭不到，他們却去謀別種生活。我們想：要清算一個舖子的帳目也須幾天功夫，何況是中國之大，軍隊之多而複雜與軍閥爭權奪利之急

切，這筆大帳呢？一兩回示威運動，一兩次開會議決，一兩個電報就生效力嗎？

三，是一地的。中國的軍隊，是普遍在中國的全部，不是僅僅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而講裁兵運動的人，只在北京……開什麼理事會，並沒聽見他們派人到各地在開會與各地的人們接洽，裁兵同事件與方法。這樣恰好同要本省自治的人，却在北京開什麼自治促進會，無論他談到有聲有色，但是本省的人們却一點也莫名其妙的一樣可笑了。

路既走錯，怪不得他們老走不到目的地了，老是白費心。因此我們對於裁兵運動者有找別種路的必要。

一，有強制的。這裡不是說用吳佩孚的軍隊去打倒張作霖叫做強制，是我們自己要有一種自衛政策與能力，在必要時可以和他們宣戰。使他們：不得不拿出真正的眼睛來看我們；將他們管轄和剝奪我們的範圍減少；以至於他們最後到走頭無路，不得不將他的軍隊解散，拋棄他的兵權：這是裁兵運動者正當的運動！請願，哀求……都不是辦法。

二，是長期的。我們不能證明，中國軍隊，可由陸軍部下個命令，就裁減下來；也不是幾個學者一番演說就裁了的；必

須裁兵運動者長期奮鬥與遠大計畫，有組織有忍耐性，不僅為一時感情衝動所引誘的才有實現可能性。

三，是普遍的。到軍隊去是一種辦法，到民間去也是一種辦法。我們不能說到軍隊去，是一種危險事，但古來多少大革命都是由到軍隊去得來的。我們不能說到民間去太緩慢來不

## 女子參政應宜注意進行的步驟

### (一)

女子參政的呼聲，從寂靜的中國，如潮水般的湧出——火心的爆發——他是為女子爭自由，為人類求平等；所以無論其成功與否？將來歷史上總有大大地載着一筆，但是近來討論這個問題的人，似乎漸漸地由熱誠而趨於冷淡；因為討論這類問題的報紙和雜誌，都不大看見——所以我今天鄭重地提出來說，

大都一般人的心理，對於女子應否參政和中國女子應否參政混為一談，所以贊成女子參政者——多偏于學理方面去高唱，反對者——說幾句籠統話來肆擊，現在我將贊成者和反對者逐條述之；

### 女子參政應宜注意進行的步驟

及，沒有建築在妥因基礎上面的事，是決辦不好的。「速成科於事實有效」，恐怕是一句空話罷！

因此我們對於裁兵運動者的運動，覺於事實毫無所補，不過是個人的風頭政策罷了。

十一，十二，廿二日早九時，

果希

贊成女子參政者 此說的理由，謂女子參政，是顯示社會各階級，應該要得到對立的權利，男子可以參政，女子不能！這就是兩性的不平等，人類的假自由；男女同是一個人，當可享社會上同等之權利，同謀社會上的生活，而經濟也可以獨立，況且歐美諸國，早已做我們的先例了！贊成女子參政的理由，大都不外乎此，而女子自己所求的目的，餘外者也不過枝節；我們再看反對女子參政者，反對女子參政的人，大蓋有三種；

1. 無政府者， 2. 頑固派， 3. 說籠統話者，  
第一是不必論及，而第二亦早已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因為他是唱「良妻賢母」的主義，「婦人主中饋」「女子在手內」的廢話

，我們亦不必論及？再論第三者，第三者我何以說他是「說籠統話者」呢？這是我平時問答間得來的，他所持的理由，是說：「程度不夠，時機未至，體質薄弱，或太富於感情」；這是他最簡要的理由，我們驟然聽了這幾句話，似乎覺得很有理由，但是仔細一想；這話就嫌籠統，試問：有何程度才够？何時為至期？難道女子的程度，沒有一個比得上現在參政的男子嗎？可知這一說的人，還未曾有澈底反對的理由，所以我名之為「說籠統話者」。

統觀以上兩說的理由，贊成者純唱其女子參政之必要，而忘其女子參政之對衆適合與否？所以我們只能說他是提倡女子參政，而非贊成中國女子之參政；因為他只知道下藥，而不知對症，他已忘記時間和空間的關係，其詳後說；反對者以智識，生理，感情；而不贊成女子參政，實為「頑固派」的變相，其理由之錯誤，亦伸說之於後。

總之贊成者見於女子應該參政，而未顧及其對衆，所以女子應否參政和中國女子應否參政不分；以致流於只唱高調而不能實行之弊！反對者只知其不能，而不知其何以不能；以致言不中肯，只談反相！

## (二)

——偏於學理之錯誤——未覺澈底的妄叫——先宜注意動機之基礎——看看男子為政之弊竇——

上段已述贊成者純為學理之鼓吹，而忘其適應之對象，今將言其不能如學理之易成，反而有倒因果之危亂。閱者驟然看見我這幾句話，必定說我是一個反對女子參政運動者，實在是一個精極鼓吹者；那末我以上又這麼說呢？女子參政為打破兩性之不平等，享同等之權利；這是誰亦不能否認的。但是這些話是說明女子應該參政的理由，我們現在要實行女子參政，應該要說進行的道路；女子參政是女子享受最高的問題，女子能够參政，男女階級就可以對立；我們看中國現在男女的階級，真是差遠得很，這個想大家都知道的；男女的階級相差既遠，他的「經濟」「權利」……當然不能夠對立，「權利」「經濟」……都不能夠得平等，而驟然間就想享受最高的報酬，這種事我似乎不敢相信，譬如中國現在有一個野心家出來，他說要稱起寡人，行起封建，我想似乎有點難辦；我上面說了這段話，閱者或可明瞭，現在我簡單說一句，女子參政，應該先由根本上着手，方不至於永久徬徨！就是先要喚醒二萬萬女同胞，躍起來從沉淪

階地位，爭得獨立的地步；然後去求最高的平權，這才目的可達，不然；恐要和我以上說的仿髒！就是可以得到，我們看看民國革命以來的成績，亦可拿來作個覆轍之鑒，宣統三年的革命，是未曾有大多數民衆加入的，我們看那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的人，簡直還忘不了皇帝，甚至有咒咒民國！不信，諸君到鄉下就可以察出來了，（現在大約已好一點）民國五年還有袁世凱稱孤，張勳底復辟，這都是給我們一個民衆卑陋的實例，我們由此可知開始革命時還未曾有一個根本的組織，就是那時漢口的階級還沒有對立，破壞的，建設的，都是幾位有智識階級者，所以到現在我國的政治還是一塌糊塗——有限人的包辦——怎能說是民主呢？怎能說得共和呢？我們看了民國的騷亂，就知道當初組織的不妥；沒有根本的手續；那末女子參政，又何得不然。男女底不平等，不是和前十年的漢清一樣；女子要得參政，不是和革命時要得到共和一樣，民國革命，我們已知道他的手續不妥，那末現在女子要參政，應該要注意進行的步驟才好！就是歐美的女子能夠到參政，我們要看歐美的男女階級怎樣？所以我希望應該重於事實的進行，別偏於理論上的張鼓；因為社會的——政治的因果，並不是如理論上的簡單；

### 女子參政應宜注意進行的步驟

反對女子參政的人，鑒於女子智識之不是，就說中國不該參政，這是大錯特錯的；女子之知識不若男子，那是教育上的異殊，並不是天職的；如果女子和男子受同等的教育，你就不能說這句話，你看現在開放女生的大學怎樣？至于時機未至，這句話實太模糊，不值一笑！就是體質薄弱，也是「牽牛騎羊」的話，武則天代唐，木蘭從軍，還有什麼梁紅玉，秦良玉，這都是女子；你若說他體弱無為，你就先自討羞愧！況且參政和體質的關係，是微乎其微的，還有女子富於感情的話；更爲理拙！不值一駁，如上所說；那末中國女子參政之可否？並不是女子本身不對，事實不對，乃其進行之路徑，未免失諸觀察；然而究竟如何進行呢？請看下文。

### (三)

——社會經濟之亟須改革——婚姻——職業——教育——要先求解決——多努力實際之運動——

無論什麼「勞動問題」「婦女問題」……都是包含在社會問題的中間，而社會問題之中點，就是經濟；所以隨便做什麼事情，都要倚着經濟爲轉移；那末婦女問題當然逃不了這例外，女子參政是「婦女問題」的一部，而在其最高者。現在要女子參政

實現，當然要從根本着手；中國婦女中之「婚姻問題」「職業問題」「教育問題」……種種都顯出他的弱點，卑陋；說起婚姻，女子還是男子的附屬品，例外者好像難民在土匪團中逃出來似的！職業，除開家庭中的事外，要在工廠裡社會上做點事，簡直寥寥可數；職業問題既然如此窮窘，那末經濟問題，就完全消失！教育，也是和職業一樣；受着高等的都是在一二階級中間的，那天艾迪博士在我們學校裡講演，說中國女子求學者，有百分之三，那就不必我再說了！你想「婦女問題」中之根本問題，還未曾有一點兒起色，硬要求其最高的，這真棄因求果了！

上面我已說過，我並非反對女子參政者；我是希望你們先教了許多無智識的女同胞從殘暴的男子底下！先謀了職業上的充分完備，以免根本上的向隅！先有羣衆的了解，這才能前進無阻；但若沒有根本上的完備，即事雖倍而依舊無功；或則說：現在女子參政的趨勢，已經有一半進境，不久就成立了是的，我並非說永不能成功；就是現在成功了，我請問，第三第四階級的女子，究竟能否受一點兒利益？你們又說：參政後女子的地位，當然能夠和男子對立，種種不平等的事，當然要消滅

。是的，我也承認，我前面亦已說過：女子得到參政，地位就是對立。但是我更問：女子參政，是否真有智識的女子？有智識的女子，是否大都屬於一二階級的？現在去參政，（無論男女）要不要勢力來擁護？靠了勢力，豈不是幫將軍，巡閱使，總長的夫人女兒謀位子嗎？鞏固地盤嗎？同是資本階級，軍閥階級。出來的人，她能夠為勞動者，窮苦者……想法嗎？我真想不出法子，補救這幾個問題，要除開根本上的步驟：解放——改造——唱導者叫破喉嚨，但是走到鄉下去，許多女子還是和十八世紀一樣，拿半政權，再來革命，裡面弊病，多少要存留一點！我們拿本歷史看看，總會受教訓不少！

要知道一個人要做一樁事，留一點痕迹，實不容易哪！提倡果然要緊，實行——服務——尤為重要；我們中國是民主國，共和國，真的平民何常有一點權利？何曾有一點利益？許多的人，在那裡鼓吹；「往民間去」「往兵間去」，我希望你們到「鄉下去」帶一點光明往着黑暗的房中，沉淪的厨下，照着她們的肺腑，她們看見自己的污穢！困苦！當然會爆發出來的；那時你們唱着歌兒，不必徬徨，沒有後慮，這才「根深蒂固」的卸下了！

## (四)

！結論！

我這篇文字，到此總算告完結了；但是我自信錯誤很多，不過我這一點意思早已存在，今天借「批評」上來發表發表，我希望更有大人來討論，應該怎樣才能事半功倍；我尤希望我們男子，在女子程度尚未成熟時代，應該要援助伊們，以冀速成階級上的對立，再不要有玩弄伊們的心思，壓制伊們的妄想！

我同時又希望女子，有智識者要趕快救救無智識者，儘你們所有的能力，你們起頭要做你們「開始」的事，不要沒有一個

## 女權運動與女子自身的先決問題

警吾女士

中國現在是極樣要改良，事事都要推翻那無人道的原案，至於女權運動更為緊要。舊道德的什麼三綱五常，全不成問題。什麼無才是德，以服為正，夫為妻綱，那都悖乎公理。一班人為潮流所趨，亦提倡什麼男女平等，什麼女子解放。女同胞自得了讀書機會，智識一天比一天的多，理想當然一天比一天的發達，所以亦就高唱什麼女子參政，婚姻自由，家產均分等

女權運動與女子自身的先決問題

牢固的基礎！你們要看重自己，不要怕男子的強威，務須要爭到同樣的權利——教育——職業……你們不要有一毫的再去倚賴男子，要知道倚賴人就要受人管轄底！我現在引了福且斯（F. J. Fordyce）博士的話，來作個結束；他說：「你們要曉得，在你們女流中間，男子漢的態度總不會優美的呵；無論口氣，容貌，脾氣，行爲，習慣，是男性的，在你們中都應當禁止的；要知道趣味高尚的男子所要求於個個女子的，是娉婷的狀態，婀娜的音調單弱的體態，和優雅溫柔的行爲呵」。這且他底「女訓」中向婦人們說底，

一九二二，十二月，十二，晚，

等說法。不但有此理想說法，並且積極進行，有志者事竟成，我盼望不久件件都能實現，這不是我們女同胞前途的幸福嗎？不過說著容易，辦來就難；因事容易，創事就難；小事容易，大事就難。況我們造一件破天荒的女權運動，談何容易呢？要知道凡事認理既真，目的既定，無論前途有若何阻障困難，我們亦奮力去作，望他有成無敗。但是「積水不厚，負舟無力」，

一三

我們自身問題必先根本解決，而後敗則無憾，成則無愧。不然，民國元年轟轟烈烈的參政運動，不幾時即擗旗息鼓，滅跡消聲，前車之鑑不遠，我們宜如何努力呢？所謂自身問題，不外下列數端，茲拉雜寫出。

(一)學問「優勝劣敗」已算現在的通例，人有學問，才有能力，是大家承認的。今日女界同昔日比較，固然智識技能，都勝一籌，若與一般男子相較量，卻是差得多呢。這自然不是非歸女天賦獨弱的原故，可是就現時實在說，要想我們一切與他們男子平權，第一件就是從求學入手。人人讀書識字，並有高尚的智識理想，才有所作為，不然，就是爭得參政權，卻有什麼用處，能以給人羣謀幸福嗎？我國此時的學校還算太少，我們女校尤其稀罕，要說全中國忽然添設若干女校，不獨師資缺乏，經濟亦難辦到。我以為大都會的地方，已經實行男女合校，可加以擴充，多予女子以求學的機會。那遙遠鄙陋的小村鎮，求學的女子甚少，我們須要求教育部，與在社會上提倡，使全國學校自小學至大學，一律解除女禁，一面提倡男女同學，一面獎勵幼童入校。起初當然上學的很少，等到風氣漸漸開了，上學的自然加多。一班女同胞的智識高了，當然能夠向上謀

他們自身的幸福的。

(二)輿論鼓吹 一班有能力有知識的女同胞，集資募股在各地辦許多報館，鼓吹人民的覺悟，作女權運動的宣傳，要知道法國的大革命，義大利的獨立，創始於二三文人筆舌的鼓勵力，我們不要輕易放過呵！

(三)宣傳 有志的女同胞，隨時隨地，常發言論，啓發一般人，輸入新思想，新智識，為改良社會的預備。

(四)負責任 現在女界負責任的固然不少，不負責任的卻佔多數，沒受過教育的女同胞不能怪她，已受過教育的卻要能負責任。既然男女是平權的，社會上的事情，不是男界所獨負的。負責任，就是盡義務，盡一分義務，纔能享一分權利呢！

(五)團結力 一個人的力量，和一團體的力量比較，當然一人不及團體，一個五百斤重的石頭，一人拉他，必定拉不動，十人拉他，還不見輕，如果人數加的多了，當然拉著不費氣力。我們婦女界正在放曙光的時候，必要大多數人，團結起來，同心協力，向前幹去，才易成功呢！女子天性多疑，容易發生意見，往往因一點小事，爭執起來，把天大的事情都犧牲了。如果我們眼光放大知識增高，把成見捐棄了，共向着遠大



目的而進行，縱有小事，須大家先自諒解。這樣互相猜疑之事，自然不至發生，團結力自然強固，無論甚麼困難，卻敵不過我們的團結力量。

(六)毅力 凡事著手總覺得容易，那熱忱達到百二十度，但天下事沒有容易的，中間必遇著許多困難，一遇困難，便生畏懼，把那過沸點的熱忱，陡降到零度，這是人的通病。有耐苦堅忍的毅力，纔是能成事的真精神呵。拿破崙說過：「法國字典上無難字」，可見他的心目中沒有難為的事情，女界同胞既以謀人類幸福為職志，不要遇了困難，把初志餒了！

(七)戒驕 古人說「滿則溢」這句話真不錯，不過青年不犯此病者很少，吾以為女界智識幼稚時代，事事或未能明瞭了解，必虛心求教，行事纔能有利無弊，少涉驕傲，不善於人，不

## 再談「一個問題」

吳越兄：

你在批評旬刊上所附的一段話，我已見到，你說：「提倡自由離婚，只能相對的贊成」，不能絕對的贊成，不錯，我深知提倡自由離婚，是不會有人贊成的，而且不會有人敢贊成

再談「一個問題」

獨故步自封，處處債事，一切進行，亦添多少阻碍。

以上所說，淺近易行，盡人皆知，空言無益，貴在實際，女界同胞若能按部就班做去，前途幸福真無邊呵！

或者閱者以為此文所說，都是常談，誠然；我也認為是常談。但凡事偏是常字一方面，難於作得好，作得好。庸庸庸行，固為一般唱高調者所不屑道，而其實任管是何種運動，何種事業，基礎所在，要萬萬不能不從常字上做起。婦女運動，在現在實是刻不可緩之舉，但我們更希望婦女們對於運動上之相當準備，不可不先事預備。如智識方面，修養方面，皆當與運動的行程兼趨並進，方可有將無恐，不致臨事有張皇無措之舉。譬吾女士，或亦此意，號曰常談，然實可為婦女運動者的嘉言。(9)

錦堂

的，在這假面具充滿了的社會裡，誰肯出絕對的主張，做衆怒之的，吳越兄，不要誤會我這兩句話，且看我下面的一段引言。

我有兩位朋友，他們曾向我說：「家裡的妻子不滿意，緣

一五

婚終究是不好的，況且有許多障礙；還不如將來討個姨太太來得好，這固然有幾分以肉慾為前題的，但離婚不自由，實為最大的原因，若說討姨太太是對的，那末我這段引言是等於無用了。

而都大邑。提倡自由戀愛，偏僻的地方，誰來理你，我的一個兄弟，前年我繼母要替他訂婚，我竭力勸阻，竭力反對，他當作耳邊風，一點也不介意，你說婚姻要由戀愛而成的，他說什麼戀愛，人家都是這樣定的，唉！自己家裡人都不言任你呵，誰肯信你？我相信吳越兄要是住在內地裡的人，一定也有這種同樣的印象的，吳越兄，這種玩固的社會，怎樣去宣傳我們的主張？——自由戀愛——任他們這樣的玩固嗎？那末，婚姻自由，不曉得要到那末年再會普徧；女子教育，也不曉得要到那末年再會與男子同等。

我並不是拿提倡自由離婚來做普徧女子教育和婚姻自由的武器，不過你們對於舊式的女子不滿意時是可以牽就的，誰肯使他的得不到仇報的女子讀書，或使他的女子去自由社交，現在求得高等教育的女子，不都是通都大邑，或那些最富的人家，女兒嗎？——大多數——鄉下人，中產階級的人，有幾個女

兒在外面讀書？說來真是可憐！社交一層，更無從談起，女子的教育不能普徧，雖有重男輕女的惡因，和那財產繼承的問題，但要打破這些惡制，我相信在婚姻上努力，效果來得快，來得容易。

我去年和一個朋友討論J君的離婚，因為J君還未結婚，且有了戀愛者，在他提出解約的時候，他的家屬和朋友都反對他，我大不以為然，便和我的那位朋友辨論，那位朋友，他始終主張不能因自己的利益去犧牲別人，我主張沒有愛情的夫妻，不會永久的，不必勸他們勉強結合，那位朋友最後說：『人心難道是惡的嗎？還有人在那里提倡非人道的離婚』，——見今年覺悟的離婚問題號——吳越兄，這種離婚，想來你也是贊同的，我的那位朋友，真可謂善倡跛足式的人道者了！像這位朋友一類的人，一定是多着呢！給他一個『講人道』的頭銜，實在是不却當，最好說他們是『講跛足式的人道者』，吳越兄你說我『反唇相稽，把『講人道』的頭銜送給你』，你實在是沒有知道我的意思的緣故。

你在你的『一個問題』上不是說：『男女平等；女子解放……你們的喉嚨，已經嘶了！……你們不知道現在還有若干萬異

性者，供你們作刀俎上的魚肉？……你們只顧片面的理由，把她拋別！……爲你們直接或間接飲恨而死的，不知有多少，見第一期批評旬刊——在此也可見到你對於離婚的人們的一種態度了，至於『家庭的教育化』，塵耶君已經說過：『在某種場合，某種特殊狀態中，這教育又是用不着的』，見第三期批評旬刊我的『一個問題』的解答——

你的附言說：『我以爲舊式夫妻萬不能和好時，縱離婚也須有相當的條件……』——見批評第三期讀了一個問題之後的附言——在此更知道你是主張相對的不可離婚，並非是主張絕對的不可離婚了。

吳越兄，你是可憐舊式的女子，爲她們着想，我何嘗不是爲她們着想呢，舊式的夫妻，有感情的，雖是舊式，男子也不會離棄她的；這些是例外，不是在我們討論之中的，那些因爲沒有經過戀愛而女子又沒有知識的夫妻，男子因爲不能愛她，便仇視她，甚而至於要毒打毒罵；這些夫妻，是否有勸他去行教育化的可能？——像你前次所引的那位L君，若說沒有勸他們行教育化的可能，那又該怎樣？我正因爲不忍這些女子受萬惡的男子的虐待，所以說提倡自由離婚，勸他們早點分家，我倘若知道L君和他的夫人是不相容的，我便早去勸他們離婚；那個可憐的女子不是不至於受這一場的毒打嗎？少吃多少苦。

總之，我以爲無論新式或舊式的夫妻，我他們有不相容時，我們便該去想法助他們離婚，攻擊舊禮教，勸女子再嫁，

### 再談『一個問題』

知限制男子以相當的條件，爲什麼把目前的新式女子說在內呢？因爲在過渡時代的半新式的女子，和舊式女子是一樣的可憐！

吳越兄，我的這些意見，你看了以爲如何？還望指教！  
祝你快樂！

我這封信寄出之後，我不久便要回南，恐怕今年不能和吳越兄有所討論了。  
(堂附言)

一九二二，十二月，十四，北京，

我那篇『一個問題』，我明明說：是閱報所感，爲救濟一般純粹舊式女子起見，沒有完的意思，在本刊第三號的附言裡面，又補充了幾句，我想無論何人，總不至於誤會了我的本意。錦堂先生現在把我的本意一概抹煞，甚麼『不敢贊成的……』，又引某君：『人心難道是惡的嗎？還有人在那裡提倡非人道的離婚』。說我必定贊同的，我覺得錦堂先生說話太過於操切了。我又覺得討論問題，態度以和平爲是，犯不着『劍拔弩張』。錦堂先生說我沒有知道他的意思，或者錦堂先生另有他種見解，借着一個問題，發揮發揮，也未可知？那麼，恕我不奉陪了。  
越

# 第一號目錄(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批評的精神

王統照

愛之哲學

羅承烈

評「奪取政權」的運動者

丘成

政治活動者的後復悲憤

汪清淪

教育部學制會議的感言

南沙

一個問題

吳越

輿論

溥浦

## 第二號目錄(十二月一日出版)

革命者的精神

丘成

批評姜琦君所著的「西洋教育史大綱」

吳家鏡

輿論指導者

汪清淪

文藝雜評(三則)

劍三

「一個問題」的討論(二篇)

童蒙正

周殿章

## 第三號目錄(十二月十一日出版)

痛苦的分量

夢雲

廢止全國女學校的提議

吳越

我們的價值

T. C. 節譯

討論「評奪取政權的運動者」的兩封信

呂一鳴 丘成

女子職業的時間問題

(業)

「一個問題」的討論

我的「一個問題」之解答

塵耶

讀了「一個問題」之後

徐錦堂

## 本 刊 啓 事

一

本刊的組成，雖由於少數人；但我們願意不止以此區區小冊作為同學的公共批評文字發表之用。而更有一種奢望，將本刊作為社會上公共發表批評文字的地方。所以關於此類文字的來稿，極所歡迎。但

(1) 凡批評或建設關於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文學上的議論最佳。至譯述文字，亦可擇尤登載。

(2) 本刊資力棉薄，不能計字奉酬，如登載後，即以本刊相贈。(3) 投稿須與編輯人以審定及增刪文字之權。(4) 投稿者請直寄北京中國大學內批評旬刊社。

二

本刊出版伊始，銷路之廣，定閱之多。出乎同人望外。今為便利代售及定閱諸君起見，特推社員吳泰然君為本刊發行人，專辦京內外批發定閱事項，請諸君逕與吳君接洽為荷。(吳君住北京爛漫胡同湖南會館，電話南局二〇一七號。)